



肖洛霍夫著

靜靜的頓河



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

第二部

〔苏联〕肖洛霍夫著

金人译

МИХ. ШОЛОХОВ

ТИХИЙ ДОН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插图系ОРЕСТ ВЕРЕЙСКИЙ所作,根据ДЕТГИЗ, 1955年版复制。

内 容 说 明

“静静的顿河”是苏联现代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共分四部。第一部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顿河沿岸的哥萨克的生活。作者通过小说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遭遇,描写了哥萨克的劳动生活、家庭生活,青年哥萨克的恋爱以及各种阶层的分化和矛盾。接着叙述了哥萨克的军营生活和哥萨克官兵之间的矛盾,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哥萨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以及哥萨克农村所受的影响都有详尽的描写。同时叙述了共产党在哥萨克地区和军队中的活动和影响,以及党怎样领导人民走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静静的顿河”获得了一九四一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静 静 的 顿 河 (第二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肇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4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7}{8}$ 插页 8

195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4 月广东第 4 次印刷

印数:25,001—125,000

书号 40019-575 定价 1.45 元

卷 四

第 一 章

一千九百十六年。十月。夜。雨和風。林木圍繞的窪地。一片叢生着赤楊的池沼，岸上是戰壕。前面是一層一層的鐵絲網。戰壕里面是冰冷的稀泥。監視哨的潮濕的機槍護板黯淡地閃着光亮。許多土室里都有稀疏的火光。在一個軍官土室的門口，一個矮小健壯的軍官站了一會兒；他用潮濕的手指頭順衣鈕子滑着，匆匆忙忙地解開軍大衣，抖下領子上的水，急促地在一束被踏爛的干草上擦了擦長靴子，這時候他才推開門，彎着腰走進土室。

小煤油燈映出的一片黃色光亮，油晃晃地照在走進來的人的臉上。一個敞着皮上衣的軍官，從板床上抬起身來，用手摸了摸蓬蓬的白頭髮，打了個呵欠。

“下雨啦？”

“下哪，”客人回答，他脫下衣服以後，把軍大衣和被雨水浸軟的制帽掛在門口旁邊的釘子上。“你們這兒很暖和。人多哈氣多。”

“我們不久才燒過火。糟糕的是地下的水直向外冒。他媽的，雨要把我們趕出去啦……是吧？您以為怎樣，彭楚克？”

彭楚克一面擦着雙手，一面彎下腰，蹲在小爐子的旁邊。

“你們鋪上地板呀。我們的土室里可漂亮透啦；能光着腳走道。

李斯特尼次基在哪兒？”

“睡覺哩。”

“睡很久了嗎？”

“巡邏回來就躺下的。”

“到叫醒他的時候了嗎？”

“叫醒他吧。咱們來下盤棋。”

彭楚克用食指擦去寬闊的濃眉毛上的雨水點，沒有抬腦袋，輕輕地叫道：

“叶甫盖尼·尼珂拉耶維奇！”

“他睡得真熟，”白頭髮的軍官嘆了一口氣。

“叶甫盖尼·尼珂拉耶維奇！”

“什么事？”李斯特尼次基撐着胳膊肘子抬起身來。

“咱們來下棋好不好？”

李斯特尼次基把兩腿搭拉下來，用柔軟的粉紅色的手巴掌邊在腫脹的胸膛上摩擦了半天。

在第一盤快要下完的時候，兩個第五連的軍官來了，一個是喀勒梅珂夫大尉，一個是褚博夫中尉。

“新聞！”喀勒梅珂夫還在門口就喊叫道。“咱們的團很可能要撤防啦。”

“這是哪兒來的事？”白頭髮的上尉梅爾庫洛夫疑疑惑惑地笑着問。

“你不信嗎，彼恰^①大叔？”

“坦白地說，我不信。”

“炮兵連連長打電話告訴我們的。他從哪兒知道的嗎？這有

① 彼恰是彼得的愛稱。——譯者注。

什么，要知道他是昨天才从师部回来的。”

“到澡堂子里去泡一泡倒是不坏。”

褚博夫快乐地笑着，装作好像用洗澡刷子在自己身上扎了一下的样子。梅尔库洛夫哈哈笑起来了。

“我們的土室里只要安上澡盆就行啦，——这兒的水太多啦。”

“太潮啦，太潮啦，掌櫃的們，”喀勒梅珂夫打量着木柱排成的牆和咕唧咕唧响的土地，憤憤不平地說道。

“池塘要沒到腰部啦。”

“感謝至高無上的上帝吧，叫你們坐在池塘旁边，就像是坐在基督的怀里一样，”彭楚克插进嘴来。“別的团都在平坦干淨的地方进攻，可是咱們这兒一个星期只能放一排子彈。”

“进攻要比在这兒活活地腐爛掉好得多。”

“彼恰大叔，养活哥薩克，可并不是为了要他們在冲鋒的时候牺牲掉啊。你是假裝胡塗。”

“照你的意見——是为了什么呢？”

“按照以往的習慣，政府在必要的时候是打算依靠哥薩克帮忙的。”

“你說鬼話，”喀勒梅珂夫摆了摆手。

“这怎么是鬼話？”

“对啦。”

“拉倒吧，喀勒梅珂夫！真理是駁不倒的。”

“这算什么真理……”

“要知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为什么假裝？”

“注意，祖（諸）位軍官！”褚博夫叫道，像演戏一样向四方鞠着躬，又指着彭楚克說道：“彭楚克少尉現在就要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推背圖来算卦啦。”

“您是在演木偶戏嗎？”彭楚克用眼睛压服住褚博夫的視線，微笑着說。“但是，請您繼續演下去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本事。我說过，咱們从去年的下半年起再也看不到战争啦。从陣地战剛一开始的时候起，果然許多哥薩克的团队都分散到隱密的地方去啦，暗暗地等待着时机。”

“可是以后怎么办呢？”李斯特尼次基收拾着棋子問道。

“以后，等到前綫上开始發生騷动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士兵已經开始厭惡战争，开小差的数目的增加就可以証明这一点，——那时候为了要鎮压叛变，就派哥薩克去鎮压。政府养活哥薩克，就像是把石头綁在木棍子上。必要的时候，政府就打算用这块石头来打破革命的头盖骨。”

“我的亲爱的，你着迷啦！你的推測可太靠不住啦。首先是沒法子預先判断事件的發展。对于將來要發生的騷动和其他等等，你是从哪兒知道的呢？假定咱們会有这样的結果：協約国打垮了德国人，战争在光輝燦爛的結局中結束，——那么你將要把什么任务分配給哥薩克呢？”李斯特尼次基反駁道。

彭楚克微微地笑了笑。

“那样的結局，特別是光輝燦爛的結局好像是不大会有的。”

“他們是要把战争拖延下去啦……”

“以后还要拖得更長久呢，”彭楚克預言道。

“你什么时候銷的假？”喀勒梅珂夫問道。

“前天。”

彭楚克把嘴鼓得圓圓的，用舌头顶出一个小烟圈，扔掉烟卷头。

“你上哪兒去啦？”

“上彼得格勒去啦。”

“噢，那兒怎样？京城里熱鬧嗎？噯，他媽的，要是能在那兒住上一個星期，花什麼代價都值得。”

“使人高興的事情也很少，”彭楚克衡量着字句，說道，“麵包不夠。工人區里是一片飢餓、不滿和沉默的抗議。”

“咱們是不能太太平平地從這次戰爭里爬出去啦。你們以為怎樣，諸位？”梅爾庫洛夫疑問地打量着所有的人。

“日俄戰爭產生了一千九百零五年的革命，——這次戰爭又要促成新的革命。而且不僅是革命，還要發生國內戰爭。”

李斯特尼次基一面听着彭楚克說話，一面作了一個含含糊糊的姿勢，好像是打算攔住少尉的下半截話，後來站起身，皺着眉頭，在土室里走起來。他露着抑制的憤恨表情說道：

“這種事情很使我奇怪，在咱們的軍官中間會有這樣的分子，”他向彎着腰的彭楚克那方面作了一個姿勢。“奇怪的是——直到現在我還沒弄清他對祖國，對戰爭的態度……有一天他在談話中間模模糊糊地表示，但是在了解問題上已經足夠清楚了，他在这次戰爭中是贊成咱們失敗的。我這樣理解你對嗎，彭楚克？”

“我是贊成失敗的。”

“那是為什麼？照我看，不管你具有什麼樣的政治觀點，但是希望自己的祖國失敗——這是……對國家的叛變。這是一切體面人的恥辱！”

“你們記得嗎，國家杜馬的布爾什維克黨團曾經宣傳反對政府，那不就是要促成政府的失敗嗎？”梅爾庫洛夫插言道。

“彭楚克，你贊成他們的觀點嗎？”李斯特尼次基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果我說是擁護失敗的，那麼我當然是贊成的；像我這樣一個布爾什維克，竟會不贊成自己黨團的觀點，那豈不是笑話。叶甫

盖尼·尼珂拉耶維奇，使我非常奇怪的是，你是一个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却是个胡塗虫……”

“首先我是一个忠于沙皇的兵士。一个‘社会党同志’的样子就使我討厭。”

“首先你是个混蛋，并且是个自高自大的丘八，”彭楚克想着，斂去了笑容。

“你除了阿拉以外，再沒有神啦……”^①

“軍界里面的情形可是特殊的，”梅尔庫洛夫好像是很抱歉地插嘴說，“咱們大家都似乎是和政治沒有关系的，咱們是各人自扫門前雪。”

喀勒梅珂夫大尉坐下去，捋着下垂的胡子，兩只热情的蒙古人的眼睛銳利地閃着光。褚博夫躺在床上，一面听着談話人的声音，一面研究着梅尔庫洛夫那張貼在牆上的、被烟草熏黃的画片：一个半裸体的妇人，一張淫蕩的臉，令人难堪地和輕佻地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光光的胸膛。她用左手的兩個手指头揪住棕色的奶头，小拇指头小心翼翼地高高翹起，低垂着的眼皮下面有一团暗影，瞳人發着温暖的光亮。她的稍微有点兒聳起的肩膀托着滑下来的襯衣，鎖子骨的凹凹里有一片柔軟的光影。在女人的姿态上，表現着自然的优美和十分生动的样子，那种模糊的色調真是說不出的美丽，因此褚博夫不由自主地微笑着，欣賞起这一幅絕妙的圖画来，送到耳边的談話已經不能侵入他的听觉了。

“这太好啦！”他的眼睛离开画片，大声喊叫道，但是太不凑巧了，因为彭楚克剛巧說完下面的一句話：

“……你們可以确信，沙皇制度一定要被消灭！”

① 阿拉是回教的大神，这兒的意思是說：“你除了沙皇以外，什么人都不相信啦。”——譯者注。

李斯特尼次基一面轉着紙烟，一面惡毒地微笑着，忽而看看彭楚克，忽而看看楮博夫。

“彭楚克！”喀勒梅珂夫叫喚了一聲。“請您等等，李斯特尼次基！……彭楚克，您聽見嗎？……噢，好，就算這次戰爭將要變成國內戰爭……但是以後怎麼辦呢？好，你們推翻帝制……照你們的意見，應該成立什麼衙門呢？是什麼樣的政權呢？”

“是無產階級專政。”

“是國會嗎？”

“那太微不足道啦！”彭楚克笑着說。

“那麼是什麼呢？”

“應該是工人階級專政。”

“這真了不起！……但是知識分子和農民擔任什麼角色呢？”

“農民跟着我們走，一部分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是這樣，但是把其餘的……我們對其餘的人就這麼干一家伙……”彭楚克用迅速的手勢，把原來在他手里的一張紙片擰成緊緊的捻子，搖晃着這東西，透過牙齒說道：“就這麼干一家伙！”

“您飛得好高啊……”李斯特尼次基嘲笑着說。

“不但高，而且還要落下來，”彭楚克把話說完。

“應當先鋪上點干草……”

“您是為了他媽的什麼原因志願參軍到前綫上來，而且还升到軍官的階級呢？這怎麼能符合您的見解呢？真——奇——怪——呀！一個反對戰爭的人……嗨嗨……反對消滅自己這些……階級的弟兄——可是他忽然……升到少尉啦！”

喀勒梅珂夫用手巴掌往靴筒子上拍了拍，真誠地哈哈大笑起來。

“您率領着自己的機槍隊消滅過多少德意志的工人啦？”李斯

特尼次基問道。

彭楚克从軍大衣的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卷紙，脊背对着李斯特尼次基，在紙卷里翻了半天，然后走到桌子旁边，用寬大的青筋暴起的手巴掌把一張因为時間長久变成黄色的报纸鋪开。

“我杀死过多少德意志的工人——这是……一个问题。我志愿参加，是因为反正他們是要抓我来当兵的。我想，把那些在这兒的战壕里得到的知識应用到將來……將來。这兒就是这么說的……”于是他念起列宁的文章来：

拿現代的軍隊來講吧。这是組織的一个好榜样。这种組織所以好，就因为它是随机应变的，同时它能够給千百万人以統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坐在自己家里，分散于全国各地，明天一得动员令，他們就集合于指定的地点。今天他們躺在战壕內(有时竟躺了几个月)，明天他們就得用別种方式实行冲锋。今天他們躲避着槍林彈雨，表現奇才，明天他們就在公开战斗中表現奇才。今天他們的前鋒藏置地雷，明天他們依照飞机师的指示而前进百里。这才叫作組織哩：为达到同一目标而具有同一意志的千百万人，变更他們的接触方式和行动方式，变更他們的活動地位和活動方法，他們改变武器和工具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和斗争的需求。要这样才能称为組織。

工人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的斗争也是这样。今天沒有革命形勢……

“‘形勢’是什么玩意兒？”褚博夫打断了他的話头。

彭楚克搖晃了一下，好像剛剛从睡夢中醒过来，打算了解了解所提的問題，用大拇指的关节擦了擦疙里疙瘩的額角。

“我問，‘形勢’這兩個字是什么意思？”

“明白——我是明白的，可是我又不能清楚地解釋出来……”

彭楚克臉上露出了开朗的、單純的、稚气的笑容；在一張憂郁的大

臉上看到這種笑容顯得很奇怪，好像是一條淺灰色的光影，跳跳蹦蹦地從秋天的、被雨水一打顯得很傷感的田地上掠過去。“形勢——這就是情況、局面——像這一類的意義，我說得對嗎？”

李斯特尼次基含含糊糊地搖了搖頭。

“念下去……”

今天沒有革命形勢，沒有激發群眾和提高群眾積極性的條件，今天給你選舉冊，你就拿它，你就應好好地組織起來，為的是要用它來打擊自己的敵人，而不是要把抓住安樂椅怕坐監獄的人選到國會中去享受肥缺。明天剝奪你的選舉冊，給你機槍和最新技術的瞬息百發的大炮，你就應拿住這些殺人和毀物的武器，你不要聽信那些懼怕戰爭的感情主義的叫苦者的話；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的東西，為解放工人階級起見，應以火與鐵來毀滅這些東西，假使在群眾中增長着仇恨和決死之心，假使有了革命形勢，那末就應準備建立新的組織並採用極有利的殺人和毀物的武器，以反對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資產階級……①

彭楚克還沒有念完，第五連的上士敲了敲門，走進土室來了。

“老爺，”他向喀勒梅珂夫說道，“團部的傳令兵來啦。”

喀勒梅珂夫和褚博夫穿上衣服，走出去了。梅爾庫洛夫吹着口哨，坐下去画画。李斯特尼次基一直在土室里走來走去，捻着小胡子，想着什麼事情。不久彭楚克也告了別，走出去了。他用左手扶着領子，右手撩着軍大衣的下擺，順着泥濘的交通壕穿過去。一陣一陣的風吹着交通壕的窄溝，吹到凹凸不平的土壁上，就嘯叫起來，旋轉起來。彭楚克在黑暗里走着，不知道為什麼心里很不安地笑了笑。他走回自己的土室，全身又浸透了雨水的潮濕和腐爛的

① 彭楚克念的這兩段文章見1915年列寧著“第二國際的破產”。本書譯文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寧文集”第四冊，第一〇二——一〇三頁。——譯者注。

赤楊樹叶子气味。机槍隊長已經睡了。他的漆黑的、留着一撮黑胡子的臉上还殘留着失眠的青印(他連着打了三夜紙牌)。彭楚克在以前留下的軍用袋里掏了掏,在門口燒毀了一堆文件,往褲子口袋里塞了兩瓶罐頭和几把手槍的子彈,走出去了。在開門的當兒風吹了进来,吹散了在門口燒毀的文件的灰色紙灰,吹灭了冒烟的小油灯。

彭楚克走后,李斯特尼次基又沉默地来回走了有五分鐘,后来走到桌子跟前来。梅尔庫洛夫正歪着腦袋画画。削得尖尖的鉛筆变成了烟霧蒙蒙的影子。一張方方的白紙上画的是彭楚克的臉,他的臉上还露着那种經常帶着的、好像是迫不得已才發出的微笑。

“有力量的嘴臉,”梅尔庫洛夫手里拿着画,举起来說着,把画举到李斯特尼次基的眼前。

“喂,怎样?”李斯特尼次基問道。

“誰他媽的知道他!”梅尔庫洛夫猜測着問題的本質,答道。“他是一个奇怪的家伙,現在算是弄明白啦,而且有許多問題漸漸清楚啦,但是以前我可不知道怎样去了解他。你要知道,他在哥薩克中間很受欢迎呢,特别是在机槍手当中。你沒留心到这情形嗎?”

“是的,”李斯特尼次基含含糊糊地答道。

“机槍手——全都是布尔什維克。他已經把他們都鼓动起来啦。我很奇怪,他今天居然把自己的牌攤开啦。为什么呢?他是故意說出的,真的!他知道,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理解这种观点,所以他就把牌攤开啦。要知道他并不是个热情的人,而是一个危險的人。”

梅尔庫洛夫一面推測着彭楚克的奇怪举动,一面放下那張画,脫起衣服来。他把潮湿的袜子挂在小爐子上,上了上表,抽了一支香烟,躺下去,很快就睡熟了。李斯特尼次基坐在梅尔庫洛夫一刻

鐘以前坐过的那張凳子上，——在圖画的背面，把削尖的鉛笔头压断，很豪放地写起来：

大人！

以前我曾經向您报告过的那些推测，今天完全証实了。彭楚克少尉今天在我团軍官(除我以外，在場的有第五連的喀勒梅珂夫大尉、褚博夫中尉，第三連的梅尔庫洛夫上尉)的談話中(我坦白地承認，我还不完全了解他的目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政治信仰來說明他所执行的某些任务，他也很可能是奉了党的命令派来的。他身上还有一卷違禁的文件。例如，他曾經朗讀在日内瓦出版的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員”的几段。显然，彭楚克少尉在我們团里进行着秘密工作(据猜想，他参加到团里來当志願兵，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机槍手是他鼓动的直接对象。他們已經涣散了。他的恶劣影响在团队的道德紀律上已經表現出来——曾經屡次發生不服从战斗命令的事件，这种情形我已及时呈报师部的特务处和其他机关。

彭楚克少尉帶了一大批具有破坏性的書籍，前天回到队里來了(他曾經到过彼得格勒)；現在他正特別緊張地打算开展工作。

綜合上述情形，我得到的結論是：(一)彭楚克少尉的罪行已經确定(在場和他談話的軍官們可以宣誓証明我所报告的事項)；(二)現在为了制止他的革命活动，必須把他逮捕，并解送軍法处审判；(三)应当火速仔細檢查机槍队，把特別危險的分子清除，其余的或者遣送后方，或者分散到各团里去。

請不要忘記我为祖国和沙皇利益服务的忠心。本件副本并送斯·特·珂尔普。

上尉叶甫盖尼·李斯特尼次基

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日第七軍区。

第二天早晨，李斯特尼次基派通信兵把报告送到师部去了；吃